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駱勇徵道：「主人祇准小的發一支箭？」

駱仲和沉聲道：「一支箭還不夠？你沒聽金大俠說過他這輩子也祇用那十幾支箭，這才是至理名言，行走江湖總不能另外派個人專門給你背著箱子，供應你用箭！」

駱勇沉思片刻，才對箭靶的方向喝道：「放活靶！」

驢邊昇起一個木架，架上放著一團黑黑的東西，由於距離較遠，看不清是什麼接著地下又伸出一把燒著的稻草，迎空搖了幾下，火熄去了，卻冒出一股濃煙！

然後祇見草圈移到木架下面，讓濃煙熏著那團黑黑的東西，片刻之後，遙遠傳來嗡嗡的聲音！

驢輕輕吐一聲，長箭搖曳而出，然後是箭矢掠空之聲，呼嘯不絕，僅在濃煙中繞轉，直到等的一聲，好像是箭釘上了木靶。

駱仲和才笑道：「把靶子送過來，看看你這次的成績如何！」

駱勇飛步過去，抗著木靶過來，祇見靶上斑斑點點，停著許多蜜蜂的屍體，箭桿插在靶上，箭簇入木寸許，穿透了那團黑黑之物，原來是一個蜜蜂窩！」

金蒲孤這才知道他們飛靶的練法，那是

利用濃煙將蜂窩中的蜜蜂趕出來，再利用一箭之威，將那些飛散的蜜蜂一一釘死在木靶上，看這蜂屍體約有七八十頭，駱勇居然能在一箭之下將他們全部射殺，的確是神乎其技了！

呂子奇也不禁變色，李青霞更是驚奇得都合不攏嘴來！

駱仲和似乎還不滿意地皺眉道：「到底還是不能夠純熟，怎麼箭也釘上去呢？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除惡務盡，先生還是不滿意，實在是作難射手了！」

駱仲和臉色一變，金蒲孤含笑拔出長箭，破開蜂房，祇見箭桿上帶著一頭巨蜂的殘屍，正是蜂群中的后蜂！

蜂后體軀過巨，是以無法飛出蜂巢，為了要殺死他，祇有連窩一起射穿，駱仲和是故意裝作不知，用以暗示駱勇的手法神妙，誰知卻為金蒲孤一語道破，足見他對這一道並不陌生，是以駱仲和臉色才為之一變！

駱洛仙卻興奮地道：「我說的吧！金大俠乃箭中之神，這些花樣怎能逃過他的法眼！」

駱仲和似乎不死心，仍是強笑地問道：「金大俠覺得尚可一一看否？」

金蒲孤搖頭道：「盡美矣！未盡善也！」

「駱勇原是一臉得意，聞言也是一怔道：「大俠能指示一番嗎？」

金蒲孤道：「這些蜂屍有的破腹，有的穿胸，有的碎頭，不能在一個部位上，似乎功力還不夠爐火純青，然蓋世已無敵手矣！」

駱勇臉上一紅道：「大俠所說極是，想來大俠一定更為高明了！」

金蒲孤搖搖頭道：「我做不到！」

駱勇似信不信地道：「大俠見微知著，忽然又說出這種話，似乎太叫人懷疑了！」

駱仲和也道：「金大俠光是挑別人家的錯處，自己卻祇說不練，假如不是謙虛？便是瞧不起人了？」

金蒲孤忽而神色一正道：「箭為凶器，卻基於人道，為了練功，將這些無辜的小生命加以慘殺，似非俠者所應為，在下做不到的就是這一點！」

駱勇先是一怔，繼而冷笑道：「這麼說來，古人創造弓箭，祇是為了用來射木靶子的了！」

駱強又走過來道：「那裡！金大俠以俠自居，他覺得用蜜蜂作靶子太小了，非要射人才過癮！」

駱仰和笑笑道：「你們都是胡說八道，孔子曾許道，讓過戈不射宿，因為他們沒抵抗能力，也沒有躲避的機會，金大俠箭誅十六凶人，一來是因為他們有取死之道，二來是因為那十六人武功都很高，所以才引起他的興趣，看來今天要領略金大俠的神射是大難了，除非我們能找出一個夠份量的凶人……」

(一四八)

在哥哥的床邊，小梅和小竹姑婆還是一如往常，像兩隻猴子般坐著。她們當中一個指著身旁的位於要我過去，我弄不清楚叫我的那一位，祇能照著那人說的去做了就是。」

「久彌，這位就是你弟弟辰彌，他已經長成一個有為的青年了。辰彌，這是你哥哥。」

其中一位姑婆為我和哥哥介紹。

我默默不語地在地下望，正好對上了哥哥那道幾乎要把人吞噬掉的眼神，最後他發出含著痰的聲音說：「看起來真的是一副年輕有為的樣子，田治見家竟然能生出這樣的好男人，真是大稀奇了！哈哈……」

這笑聲聽起來有點陰險，然而哥哥卻因為笑得過分劇烈而咳得更厲害了。當他咳嗽時，房間裡充塞著那令人作嘔的味道，這股臭氣雖然令人難以忍受，但是哥哥剛剛說的那些話，卻讓我不能安心嗎？終於有人可以繼承家業，我也能安心的閉上眼睛了。哥哥持續咳了一會之後。終於停了下來，轉頭跟坐在另一邊的人說：「阿慎，怎樣？有這樣好的弟弟回來，你說我能不能安心嗎？終於有人可以繼承家業，我也能安心的閉上眼睛了。久野表叔，你也替我感到高興吧！哈哈！」

哥哥看起來好像又要咳嗽的樣子，其中一位姑婆趕緊遞杯水給他。祇見哥哥的喉結骨碌骨碌地滑動著，咕嚕地把水喝下去。最後，他把頭往旁邊一靠，說道：「好了，不用了。姑婆，別煩我了。」

他把杯於用力推開，然後轉頭面對著我說：「辰彌，我幫你介紹，坐在最旁邊的那個人就是久野表叔，他是個醫生。對了，我聽說最近我們村子又多了一個好醫生，辰彌，如果你生病了，就可以請他來替你看病。坐在他旁邊的是你堂哥慎太郎，雖然他在這個村莊裡沒有任何財產，你還是要盡可能地討好他，讓他對你好一點，懂嗎？要知道入境隨俗的道理，努力做好你的工作，好讓大家都疼愛你。最後還要注意一點，就是別讓壞人侵占田治見家的財產。」

說到這裡，哥哥又開始咳得很厲害。我看在眼裡，不禁十分替他擔心。

就在這同時，不知怎麼搞的，我覺得有一團漆黑的影像在我心底深處擴散開來。

雖然我還不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，但是，由哥哥的態度來看，我可以明顯感受到他對久野表叔和慎太郎堂哥都心懷憎恨，甚至可以說充滿敵意。就算是親朋好友，也祇有在情況危急時才知道究竟誰才是敵人或朋友。這一點讓我深深感受到鄉下傳統大家族之間彼此相處的困難。當我為他們的處境感到悲慘、無奈的同時，一股難以形容的沮喪席捲了我的全身。

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太興奮的緣故，哥哥一直咳個不停，咳到幾乎讓人以為他會因此而斷了氣。聽到他的痰始終卡在喉嚨出不來時，我就覺得心中一緊，再加上那股難以忍受的惡臭飄散在這個梅雨季節的潮濕空氣裡，更加令人恨不得能馬上轉身逃開。

儘管哥哥咳得如此嚴重，卻沒有一個人挺身而出慰問他。小梅、小竹姑婆雖然給曲身子坐在他的面前，卻連看也不看他一眼。就算她們對哥哥的病已經不抱任何希望，可是依常理來看，她仍偽態度也未免太無情了吧！(三十五)



● 橫溝正史

招魂

倪匡

齊白到了洞壁，立時踏著那些可供踏足的石頭，向上攀去，不一會，就到了石坪上。一到石坪，齊白就發出了一下歡呼聲，指著洞壁上的一個山洞口，我在那時，向石坪下看了一下。

那石坪大約離地有五十公尺左右，居高臨下看下去，整所宅宅看得更清楚，多看到那人仍然呆立著。齊白不論何時，都隨身帶著電筒，向洞內一照，我就聽到了他一下吸氣聲。

我連忙也到了洞口，齊白手中的電筒不是很亮，可是也足以看得清洞內的情形。洞並不深，式樣十分奇特，看來一半天生，一半人工。洞是長形的，兩旁都有許多小洞，蜂窩一樣，不下百十個，每一個都呈圓形，洞口都有石碑封著，石碑上，刻著字，全是官職和人名。首先看到的一個官銜是「正四品少詹事」，那是負責輔導太子的詹事府中的官員，正合隨建文帝出亡的身份。



不過這也讓她的腳踝痛到差點視出眼淚，看著自己的手腕正被他的大手握著，她有些慌了。

「學長，不好意思，謝謝你！」

「能走嗎？」他擔心地問。

「可以啦，我又不是弱不禁風的小貓。」她以大大的笑容來掩飾自己的無措。

他放開自己的手。「不能穿高跟鞋就不要勉強，自己要小心一點。」

有這麼明顯嗎？他怎麼一眼就看出？」

「我知道，那我走了。」她強忍著痛，盡量讓自己看起來很正常，一步一步離開他的視線。

離開權威公司，她沒有多餘的時間去想孟虎、去想剛剛發生的事，因為再不快一點，鐵定來不及到下一個面試地點。

既然這裡沒希望了，她一定要把希望寄托在這家知名的化妝品公司。

他不會錄用她的，畢竟他曾經拒絕過她的告白，他沒有理由拿石頭砸自己的腳，讓自己陷入天天看見她的尷尬中。

她告訴自己，崔幼晴，加油！加油！

加下！

等下的面試一定要成功！

崔幼晴一踏上套房的原木地板，連忙把折騰她雙腳的高跟鞋踢掉。她發誓，下次再也不讓自己的雙腳這樣受苦受難。

「回來了呀？」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的曾瑪俐立刻把電視遙控器給關掉。「怎麼樣了？有希望嗎？」

曾瑪俐和崔幼晴是大學同班同學，兩人念的是企業管理，不僅同住一間寢室，感情也到此親姊妹還要親。

原本在中部工作的崔幼晴，離家北上來找工作，她投靠的人就是曾瑪俐。

曾瑪俐是幼教老師，目前在安親班工作，專職輔導小學生的課業；她在臺北租了間小套房，原本打算和男友共度兩人世界，崔幼晴一來，她二話不說的延後和男

友的同居計畫。

崔幼晴承諾，祇要一找到工作，就立刻搬出小套房。人家曾瑪俐都已經這麼夠義氣了，她怎麼能繼續打斷他們情侶間的恩愛。尤其曾瑪俐的男朋友俞宇堂，每次看到她，眼神都哀怨無比。

「不知道，我現在很怕抱持希望。」崔幼晴在曾瑪俐的身邊坐下。

「妳別那麼挑嘛，先找個能餬口的工作，賺點生活費，然後再慢慢騎驢找馬。」

「瑪俐，如果今天面試的兩個工作還是沒下文，我就去便利商店打工，我不會繼續麻煩妳的。」崔幼晴既愧疚又不安。

原本，在崔幼晴的計畫裡，半個月內一定可以找到工作，誰知道三個月過去了，不是她嫌工作不好，就是人家看不上她。

她也不想這樣呀，真的是她犯太歲？還是時運不濟？」

「晴晴，你說這是什麼話！好像我很小氣。我不是不讓妳住，而是真的希望妳能找到工作。」雖然很想快點和俞宇堂在一起，但她不是那種無情無義的人。

「我知道，妳對我很好，再怎麼說我都不該再依賴妳了，畢竟我自己得對自己的人生負責。」

「我怕妳誤會，說我重色輕友。」

「妳本來就是，有了俞宇堂就忘了我。」崔幼晴故意要哀怨，卻惹來曾瑪俐雙手的進攻。(五)



黃垂垂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韓香笑道：「妾本意欲與小姐遣悶，不料到添了小姐的感傷，今日即承小姐見賞，敢求不吝珠玉，見贈一詩，也不在了賤妾年來的苦心。」

柔玉小姐道：「詩卻容易，祇恐讀不盡，今夜夜已深了，料不成寐，我們作個寢夜之談，你一邊嚼著焚香，我一邊做詩，你意下如何？」

韓香喜道：「如此韻事，有何不可。妾替小姐捧硯，求小姐多作幾首。」

柔玉小姐道：「你但說要幾首，我便作幾首贈你。」

韓香笑道：「妾雖然是這般說，也不敢十分苦勞小姐的心事，適間止彈得四曲，祇求四首便夠了。」

柔玉小姐聽了，也笑道：「所望不奢，也好打發。」

韓香忙來磨墨。這柔玉小姐，真個才情敏捷，一壺香茗才熟，四首新詩早完，向韓香說道：「詩已成了，待我去尋一幅松綾寫來相贈。」

韓香驚道：「小姐，你敢是曹子建的後身麼，怎生神速乃爾！」

柔玉小姐輕輕移步，到箱中取了一幅白綾，約有二尺來長，放在桌上拂得平平的，將那玉箱般的纖指兒，拈著霜毫，一氣寫完，卻是四首七言絕句。那字兒寫得宛如簪花美女，步月嬋娟，好生可愛。韓香接到手中，將這詩一句句嬌聲朗誦。頭一首道：

聰明端是女中豪，學得琵琶絕世高。
一曲項王垓下戰，悲哥叱咤響弓刀。

其二
誰遣文姬去復歸，曹公高誦古今稀。
閨中妙手彈痛苦，母泣兒啼淚滿衣。

其三
繡閣宵深影不孤，琵琶如訴繞庭梧。
弦中且止求鳳曲。慚愧文君已二夫。

其四
一曲新聲不可聞，歌殘金縷淚紛紛。
君王舊事風流甚，鞞道開花怨夕曛。

韓香誦罷，喜不自勝，走向柔玉小姐跟前，深深拜謝道：「兒女小伎，蒙小姐賜以珠玉，感刻良深。」

柔玉小姐笑道：「巴音俚句，尚恐不能盡其萬一，何足言謝！」

此時，蔣青巖尚在樓下，將小姐這詩一句句都聽得明白，記得清楚，暗暗稱羨不已。卻見夜已深沉，祇得東轉西撞，回到書院中去。這夜韓香與柔玉小姐同榻。青巖回到書院中，將後門依舊鎖了，輕輕摸到自己榻上睡下，細想這夜的光景，也依了那柔玉小姐的韻。和了四首。(二十三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圖解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